

武俠長篇  
奇情小說

# 鸚鵡武劍

海  
軍  
館  
藏  
書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193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9621B

武俠奇情小說  
鸚鵡劍

第九回 俊丫環妙施脫身計 鐵道人激憤同情仇

却說秦霞倩備好了一份極隆重的壽禮，來到上塘村，舉玉海一見面便道，倩小姐，你真好幸運，你的仇人已被擒到兩個了，霞倩忙問是那兩個，玉海道，就是周飛的徒弟齊紈齊環兩姊妹，她倆不知如何撇了脚，前天來在金嶺鎮賣解告幫，却被蕭四手下的王老四用悶香將她倆迷倒，捆了，送與蕭四，蕭四因為怕他母大虫四太太，不敢留在家裏，叫人送我到這裏暫放着，預備再找地方安置她們的，你想，她倆本隨着周家班到過武進縣的，我是認得的，所以我便同蕭四說了，蕭四起先要想放了她兩人，我便叫他暫時不要放，也不要難爲她，暫且把她倆監禁起來，等周家班的人尋上門來，那時我便約幾個朋友，來對付他們，只要把周飛夫婦兩人做了，

便消了你我心頭之恨，我看照這樣辦法，比較特意去找他們尋事做，要便當的多，你看我這個主義好不好呢？霞倩拍手答道：好極，好極，不過他們的黨羽也很多，我們總得多找幾位後台脚色，以備萬一不要失算，反給他討了便宜才是。玉海道：我已想着了，明天蕭四要來約我上蜀山湖，我昨天到他家去，已經把你的事情同他說過，他拍了胸包在他身上，只是他說如果替你辦好了這件事，他還有事情要求你呢。現在別問他什麼事，等他明天來，我和你同他一路上蜀山湖，再把這事情託一託馬起旺，請他做我們的後援，我想周家班的人蹤有些小小路頭，也休想逃出去。我這番算計啊，說了便引了霞倩往後面的機關室裏去看齊氏姊妹，霞倩在暗洞裏，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是齊紈齊環兩個人反縛了兩手，坐在地板上，低了頭是在想什麼似的，霞倩看過了，便同玉海出來，又商量了好些對付周飛父女二人的計劃，第二天蕭四來約他師徒二人，同上蜀山湖到馬起旺那裏拜壽，暫且不表，且說

蕭四家鍊功室的東邊有一個小小院落，那裏面有三間茅屋，雖前面的正屋很遠，平常堆置了許多舊破不堪的雜物，從來沒有人注意過院落中另有一道門通外面，李小八等衆人便繞道到後院來，將彩屏小青二人放到裏面的東邊屋裏，將門反關上了，又加上一把鎖，衆人方才走了。彩屏小青兩個在屋子裏哭了一陣子，小青忽然向彩屏道，小姐你不用怕，我有一個好方法在這裏，只消你依我做，自然會脫身的。彩屏拭了淚忙問她是什麼方法，彩屏便道，現在我們兩個到了這個叫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所在，要想脫身，除非如此如此，不行的了。彩屏含淚點頭道，這方法果然不錯，但是我一個女孩子家，羞人答答的怎麼好說呢。小青忙道，小姐不用憂煩，凡事都有我來就是了，她倆個打定了主義，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蕭四開了門進來，小青趕緊出來，滿臉怒氣，厲聲向蕭四道，你這人闖到這裏來意欲何爲，他笑嘻嘻的說道，美人兒不用動氣了，咱也是個識情知趣的，恐怕你們在這裏寂寞，

我特來陪伴你們的，小青柳眉倒豎，高聲說道：你不用妄想這些胡心思了，我家小姐係名門後代，遭不幸天災人禍，家破人亡，落到這裏來，隨你殺與剛都可以，要想行非禮舉動，那是不行的，他聽了這番話，不但不惱，反而笑嘻嘻的說道：美人兒休要講這些不情不義的話了，咱也不是個不知禮節的野人，世間事豈可以強迫的嗎？不過咱有一句話說在，以先生死兩條路，隨你們自己揀一條路罷，答應咱便香花供奉，將你倆當着活觀音看待，不答應咱也不殺不剮，便將你們兩個關在這裏，活活的餓死，小青忽然轉怒爲喜的展開笑靨向他說道：我見了你這副瘟神也似的面貌，我還當你是個怎樣強暴的一個人呢，原來還是個很講理的人哩，罷罷罷，我家小姐得到這樣英雄，也算終身不枉了，不過我有三個條約，你須遵守，如果有一條辦不到，那麼隨你怎樣凶暴，我們寧死是不從的，蕭四忙道：你說，你說，咱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小青道：第一我家小姐是名門之女，不能作妾，你如果有婦人，必須

須先把你婦人問答應了，要和她是一樣的稱呼；第二不准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進來，第三要等我家小姐六七過了之後，才便和你結婚；蕭四皺眉道：第一條我便和我家妻子說，他雖是母老虎，怎奈他同我並不是正式夫妻；如過她不答應，我便和她脫離關係，萬一她要同我鬧翻着，哼哼，那時却怪不得我要忘恩負義，請她吃我的板刀麵；第二條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第三條，未免忒煞長了，叫我怎樣等得呢？小青道：你這人真連禽獸都不如，人家父母去世，至少也要三年之後，才能婚嫁哩，我怕你蝦兒下鍋不等紅，所以訂了最近的期限，不想你還不知足，你也要死爺娘的，如果你的爺娘死了，你也開心樂意的馬上就和人家結婚麼？蕭四聽得，連忙陪笑道：原是咱說錯了，大姐兒不要見怪，咱照你的話辦就是了，小青忙道：我家小姐是不見生人的，你在未到約期之前，不准進來，便是送茶送水，也須女人，不要男子，蕭四那知是計，便滿口答應道：是是是，遵辦遵辦，咱有一層，也要對你說明，便是每

晚咱祇來探望一次，咱絕對規規矩矩的好麼？小青暗想道：如再不答應，少不得要惹得他反腔了，不如低一低頭罷。她想到這裏便道：你每晚祇來一次，是可以的，但是至多在這裏停一盞茶的時候，再多却不答應了。他道：就是這樣辦。他說着退身出去，不多時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小丫頭送了飯菜來，小青將飯菜擺好了，便請彩屏出來用了晚膳，暫且不表，且說蕭四見小青答應他的話，他晚上便來到院中對小青道：大姑娘，你的條約我件件遵守，只是你不能辜負我的好意，你須要用心，的服侍小姐，安慰安慰她，她父母已死，不能復生，不要過於傷心，等到滿了六七，我和她結了婚，把她香花供奉起來，還不是終身快樂嗎？我明天要同一個朋友上蜀山湖祝壽去，多則一七，少則三天，回來，我去了之後，你們如果覺得寂寞，就到這個院落裏來賞賞心，只不要到前面去，惹出是非。小青聽說他要出門，不禁暗喜，便對蕭四道：老爺子的話，我總聽得了，你管你自去，小姐的事情，包管我身上不用着你。



來煩心啊，蕭四點了一點頭道，那就好極了，說了便到前面去了，不提。且說畢玉海、蕭四、秦霞倩三人帶了李、小八、王老五，扛了禮物，一全來到蜀山湖馬起旺家裏，在壽堂上拜了壽。當由馬起旺請他們到百客廳上第一席上坐下，畢玉海便叫李、小八、王老五將壽禮扛上來，向馬起旺道：「小徒秦霞倩久慕老兄的大名，因無由拜識，特備菲禮，前來祝賀老太太的壽辰，兄弟特代獻奉。」起旺連忙拜謝道：「家母壽辰，有蒙各位光降，已是感激不盡，復蒙令徒如此厚禮，真令弟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蕭四道：「大家都不是外人，何必這樣客氣，快收下了罷。」起旺忙叫小爺子們將禮物拿進去了。這時青徐、兗海的四州道兒裏，爺兒們早已到的不少，大家看了蕭四、畢玉海和霞倩三人來到，都一齊站起身來，向他們招呼。蕭四等三人也都各向衆敷衍了好多話，不多時，登州黑道裏的首領衛天龍帶了兩做小夥子，扛着許多賀禮到了，起旺忙親自迎出大門，蕭四、玉海二人聽說衛天龍到了，忙也下位迎了出來。三

人見面各道傾慕，便一同來到廳上，並肩坐下，接着台莊曹得朋，蒙山飛飛僧，勞山鐵臂道人，都陸續到了，霎時細樂齊奏，主人敬酒，賓客入席，珍饈羅列，觥籌交錯，酒過三巡，一個個挪開了闊嘴，大嚼大喝起來，李小八却因爲多吃了幾杯，不禁發狂起來，跑到飛飛僧面前笑道：大師伯我有一件喜事告訴你老人家，今天在馬師伯家吃壽酒，不到幾天，又要請你老人家到我們師父那裏吃喜酒了，飛飛很驚訝的問道：你師父是什麼喜事，他說到這裏蕭四笑嘻嘻向飛飛說道：不要聽這孩子的瞎話，這孩子兩杯酒下了肚，馬上南天北地亂話，他說着便向小八喝道：土崽子，一點規矩也不曉得，老爺子們在這裏，胆敢在這裏信口開河亂說，還不退下去麼，赫的小八倒退幾步，努着那張雷公嘴，不敢再說，看官要知道蕭四爲什麼要叱喚小八呢，原來蕭四在大汶河口擄着彩屏小青兩個人，什麼人都不給他知道，深恐走露消息，給他那位母老虫聽到了，馬上就要壞事，所以連畢玉海也不知道，飛飛見

蕭四叱責李小八忙笑着道，你又來煞風景了，孩子們剛剛說兩句，你便擺出老師架子來，哦，我曉得了，你不是擺架子給你高足看，是擺給我看的呀，畢玉海聽到飛飛話裏有些骨頭，恐怕彼此誤會了，忙道，飛飛兄，不是蕭四兄不許他徒弟說，只是說出來有點慚愧。起初到是一件喜事，却被小弟打潑了，飛飛詫異道，怎麼說，我到弄糊塗了，你說，你說，玉海便將蕭四在金嶺鎮得着齊紈齊環的話說了，蕭四見玉海弄岔了，正好將錯就錯，不妨將張冠李戴就此轉圜，便連忙接着道，可不是嗎，玉海兄故意要把這個金鋼箍望我頭套，你想那周家班的人，在江湖道裏誰不聞名，不是好惹的，於今却教我同他作對，不是故意教我坍台，帶大家朋友們失面子嗎，起旺道，蕭四兄，不料江湖走老了，胆子變小了，長他人之氣，滅自己威風，據我看來，周家班也不過徒有虛名，道兒裏爺子們因與他沒有什麼犯礙，大家客氣罷了，他既能不笑玉海兄，對於我們一班人，還不是一樣的蔑視嗎，無論他有多大本領，此

番如果上門尋人，就給他一個關門打狗呢。話猶未了，忽然鐵臂道人忿忿的道：「那周飛老土崽子的確和我們過不去，前次我有個徒弟吉茂和殷鐘高傑三人在子午林中做了一點兒買賣，不知如何被他帶了一班狗男女，把一個子午林燒殺得一乾二淨，可憐我那徒兒吉茂，連屍首都找不着，你們想想，有了他們這班狗男女，在世上，我們道兒裏爺子們，還能放胆做事嗎？」鐵臂說完了，接着秦霞倩站起來向鐵臂道：「你不知道嗎？那周飛就是爲的他女兒鳳仙的野漢子姓子的，被你徒弟的一班人擄去了，他才下此毒手呢。曹德明把桌子一拍道：『周飛難道一點不客氣嗎？便是子午林的人，擄着姓子的，也不知道就是他女兒的心上人哪，照理他應該當面把話說明了，我們道兒裏講的是義氣，他如果當面來要姓子的，大家都是知道誰都有點聲名的，斷不好意思弄翻了臉，不肯放那個姓子的，他糊裏糊塗，仗着他有幾個小毛猴子，便把我們道兒裏爺子們不放在眼中了，馬起旺見大家都是這

般氣憤憤的，他便向他們說道，既是衆位兄弟都與姓周的有點難過，不妨明天就一齊到蕭四兄家裏，去等候他是了，老是在這裏使性子，有什麼用處呢，衆人都道，好好好，我們明天一齊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血染全家掀波興浪 鈎開密室劃地留言

且說起馬旺衛天龍曹德明飛飛僧鉄臂道人畢玉海秦霞倩蕭四等離了蜀山湖來到下塘村，蕭四引了衆人來到自己門口，瞥見兩個家丁躺在血泊裏，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同衆人進去，只見四處的屍首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庭心房裏一個活的也沒有了，他又跑到後園東邊屋裏一看，連那兩個女子也沒有了，把個蕭四直氣得怪叫如雷，馬起旺一班人也驚嚇的呆了，一齊呀呀大嚷一陣道，怪事，怪事，蕭四見全家被人殺得一個不賸，又不知是什麼仇人，來下此毒手，不禁又悲又憤，

向衆人大叫道，兄弟只出去幾天，不幸遭遇這樣慘事，枉在道兒裏混了十餘年，不會做得一點驚人出色的事情，到於今反落得如此下場，有何面目再見大家朋友，罷罷罷，不如死了乾淨哪，說着便從纏腿裏拔出一把短刀，直向喉管戳來，玉海慌忙把他的手抱住了，勸道，兄弟何必如此，難道你全家被人殺了，不去報仇麼，蕭四道，我要知道仇人是誰，也不出此下策了，起旺連忙搖手道，不必悲憤，我們一齊再到玉海兄家中看看去，大家齊聲道，不錯，不錯，于是一齊來到上塘村，玉海將大家引到家中，只見僕人趙六苦着臉，向玉海道，機關室裏兩個大姑娘都逃走來，鍊功室的門兒大開着，看守的李媽也不知到那裏去了，玉海聽了，忙同衆人來到機關室裏，果然鍊功室的門也開着的，大眾走進去一看，只見地板上寫着，多蒙招待數日，後會有期，姑太太執環留白，玉海頓腳道，完了完了，不料殺害四爺全家的，就是她兩個臭蹄子呢，霞倩道，師父怎知道是她兩個殺的，難道她倆到過四爺家中

不成嗎，玉海道，這是極明顯的事情，她們兩個都是李媽放掉的，四爺的家中想必也是她告訴她兩個的呀，大家齊說道，想必如此啊，蕭四不禁暴跳如雷的大聲叫道，這兩個臭蹄子，竟來和我結仇了，我不將她拿來千刀萬剮，誓不爲人，說着便在玉海的煉功室裏，拿出一根一百八十斤的銅大棍，大踏步便走，衆人慌忙挪住道，蕭四兒，於今人已走了，你一個人到那裏找她呢，不要性急，我們大家想想法子，免得白忙呀，蕭四聽了大家的話，真覺得自己有點莽撞，便向畢玉海道，我那日若將她倆放了，不是不吃這個大虧嗎，於今事已至此，只怪我活該，也不能怪你，只是你也應該替我打算打算，如何報得這種大仇，哪，玉海自己亦有些懊悔，不該聽信霞倩的話，於今害了蕭四的全家性命，忽然想到，既到了如此地步，率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鬧大些罷，想着便向蕭四道，這兩個臭蹄子，還不是回到平江周家去了嗎，我們何不一同到平江直接向周飛要人，倘是他漂亮的交出人來，讓四爺把她

倆做了，報了仇恨，就算了，萬一他不肯交出，那時只得麻煩大家，看在道兒裏份上相助一臂之力，把那個周家班殺得一乾二淨，一來是報了蕭四兄的仇恨，二來也使江湖上的各家朋友知道我們道兒裏的義氣呢。大眾聽了齊聲道：見義勇爲，本是我輩份內之事，況是同道兒人的仇恨，眼見蕭四兄全家被害，豈能不拔刀相助，竟袖手旁觀嗎？說罷，衆人一齊站起來，走出上塘村，直奔平江而來，按下暫且不表，再將齊氏姊妹兩人，被王老四用悶香暗算以後之事補敘一下，原來齊紈齊環被畢玉海幽閉在機關室裏，次日醒過來，覺得渾身麻木，動彈不得，定了一會神，仔細一看，方知自己的手脚都被綁了，身子被囚在暗室中，實在想不出，是被何人暗算，亦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正在焦急的當兒，忽見洞口有人說道：姑娘們可要茶呀，齊紈忙把眼光向洞口仔細打量，却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相貌並不兇惡，諒想是這裏的女僕人，便答道：媽媽難爲你了，我正口渴呢，但是我現在動彈不得，就



是有了茶，叫我如何喝下去呀，那婦人道，不妨，我可以進來就你喝呢，說了，便從洞口裏鑽了進來，這洞口剛剛能通過，要是身軀稍爲大一點，便不能有這樣自如，她拿了一把小壺瓦，湊到齊紈口邊來，齊紈喝了幾口，頻覺心裏清醒的多了，那婦人又把壺湊到齊環口邊，喝了兩口，齊環也忽然清醒了，忙問那婦人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兩個人與這裏人並無絲毫仇恨，爲何將我們網綁了，那婦人道，並不是這裏主人網綁的，是下塘村四爺那裏綁了送來的，齊紈忙接着問道，什麼下塘村四爺，我和他今日無冤，往日無仇，而且根本不認識他，他何苦害我倆呢，那老婦連忙把手搖着道，現在不是說話之時，你倆暫時安心着，我即刻送飯來與你們吃，有機會我們再說罷，說了，便提了茶壺，仍由洞口鑽了出去，齊紈見她出去了，忙對齊環道，這婦人說話有些蹊蹺，想來或不是同此處人一路的，我們等他送飯進來時，再相機刺探好了，齊環點頭道，正是呢，我看她或者也是被迫來到此處的，她倆

正在猜疑的時候，忽然那個婦人又在洞口出現了，她先把手裏的盒子放了進來，接着她自己也進來了，把盒子打開來，拿出兩碗粥，一碟小菜，幾隻饅頭，她和我氣的問題，那位姑娘先吃呢？齊紈齊環忙道：我此刻還不覺得十分餓，請你仍把盒子蓋起來，我要和你說兩句。不知媽媽答應不答應？那婦人點點頭，也不做聲，把粥和饅頭放進盒子蓋了，湊到齊紈跟前輕輕問道：姑娘說什麼，要放輕點呢？齊紈會意，忙附着那婦人耳邊問道：媽媽，你是此地什麼人，一向在此地做嗎？那婦人搖搖頭輕輕的答道：我不是這裏的人，我姓李，家住在下塘村，此處名叫上塘村，因我丈夫田牛兒，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挑水，既不會做田，又不能做工，只靠他的父母遺下幾百兩銀子，和一些舊東舊西，不上三四年，竟是坐吃山崩，弄得一空如洗，去年有一個堂兄弟名叫田明，他在蕭四爺家做事，有一天遇着了，我的丈夫，便說現在有好生意，問他做不做，他自然是願做的，那個堂兄弟便引我到蕭四家，除了一挑鹽，

到江南販賣，不料竟被緝私隊上捉到了，把鹽充了公不算數，還送到縣衙裏去坐牢。蕭四便叫田明到我家來逼我償還錢，說我丈夫把他的鹽騙逃了，那時我並不知道我的丈夫被官府捉去，沒有法子只得去哀求蕭四再等些時候，如果我丈夫再不回來，我情願幫他家做幾年奴隸，不要他的工錢。蕭四不答應，說要幫他家做事，就從今天起到他家服侍他四太太，如果今天不做，非要我還他錢不可，我那裏有錢還他呢？沒有法子，只得答應了。不料在他家做了不到兩個月，那位四太太說我做事太笨，叫蕭四喊我走，我到把不得，無奈蕭四不肯放我，他便叫我到此地來做事。前一月田明來此處，我問他可知道我的丈夫消息，他方才對我說了實話，教我不能說是他告訴我的，我本當要去問問蕭四，又怕他仍問我要錢，只得忍耐着。待我丈夫放了回來，再作道理。齊執齊環聽了，知道她是被迫的，便問道：「此處的主入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呢？」李媽道：「聽說他叫畢玉海，他是天津人，住在此處沒有。」

兩年呢，齊紈又問道：「你可知道蕭四爲什麼要把我兩人緝了，送給畢玉海呢？」李媽道：「聽說蕭四用悶香把你倆迷倒的，本想帶到他家的，只因怕他那位四太太，所以才送到此處來。」畢玉海認識你倆是周家班的人，要代他什麼徒弟報仇，所以才把你倆關進只個房裏的。齊紈齊環聽了，才明白蕭四緝她倆的用意，但不知道畢玉海徒弟是什麼人，自己與他有什麼仇恨，便繼續問道：「媽媽，你是不是不願意住在此處嗎？」李媽道：「自然是不願意的，但是逃不走呀。」齊紈忙道：「你如能把我們倆繩索剪斷了，我們可以帶你逃走。」李媽搖搖頭道：「恐怕不能夠，因爲此處周圍幾十里，都是蕭四的爪牙，我便把你細綁剪斷，亦不能逃出他們的勢力範圍，只好等着機會罷。」說了，便將盒子打開來，把粥和饅頭喂她倆吃了，收了盒子，忙由洞口鑽出去了。齊氏姊妹倆，見那婦人說話小心，料想她此刻不敢答應，只得再等她來去，和她商議。不料一連說了三四天，她總是不敢，到了第五天，早飯後的時候，李媽又鑽進來了。

她手裏持着一把剪刀，笑嘻嘻的說道：「現在有機會了，今天清早，蕭四來和畢玉海到什麼地方拜壽去了，聽說還要過幾天才回來，家中兩個男僕也都出去了，我想趁這個機會，把你倆綑縛剪開來，一同逃走罷。」說了便將齊紈齊環二人綑綁身上的鹿筋剪斷了，她倆搓和了血脈，四面望了一望，忽然看見天墀的四角，有四隻掛燈的銅鈎，她倆向上一踊，用手挪下兩隻鈎子，却毫無異處，又躡身把那兩隻鈎子抓到齊紈手中的一隻已經挪下，獨有齊環手中的那隻鈎子，挪不下來，她便抓住不放，將身體懸空了，掛在鈎子上，忽然左首的板壁，向上升起來，露出一道門，門上有個銅環，齊紈忙走上前去，將銅環向左邊一扭，那道門呀的開了，齊環看見門已開了，她便鬆手落下，和齊紈走進那道門，原來也是一個密室。裏面陳列了各種武器，壁上掛了一口劍，一把扑刀，弓囊箭袋，都是自己的兵器，她倆把劍刀弓箭取下來，四面望了一會，並沒有可留紀念的東西，齊紈忙把劍頭向地板上劃了幾個

字，便招招手叫李媽跟着她倆走，開了房門，乃是一個小院落，有一道門朝外拴了，還加上一把鐵鎖，齊紈便把鐵鎖扭斷了，開了門，三個人一同走了出來，走不多遠，上面現出一條大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探賊巢喜逢二美 入虎室怒殺衆兇

卻說齊紈齊環李媽三人，出了院落正向前走，忽然看見前面一條大路，齊紈便問李媽道：這條路是通什麼地方的？李媽答道：這條路是到金嶺鎮的大路，右邊往大汶河從大汶河的路走，前面還有條支路，是通我住的下塘村，齊紈道：我們到大汶河乘船，不是要從這條路向左走麼？李媽答道：正是呢，但是要上大汶河是很危險的，幸得蕭四今天不在家，否則他每日要到那裏查船呢？齊環忙接着問道：蕭四是奉了官府的命令查船的麼？李媽搖頭答道：那有什麼命令？他是這裏的鹽梟首領，

周圍數十里，都有他手下的人，官府也奈何他不得，只好半明半暗的叫他每月報銷幾十兩銀子，不要鬧出大亂子，便由他去了；他依着官府不過問，更是無法無天，每天帶了些手下人，或是到金嶺去接洽私販，或到大汝河查看船隻，倘有經過孤單的船隻，而帶有銀錢貴重物件的，他便把東西一齊搶上來，要是有人抵抗他，他便將船隻弄翻了，請那些抵抗他的人吃湯糲，或吃板刀麵，一個個的到海龍王宮裏去，齊紈齊環二人聽了，不禁恨恨的說道，這廝竟如此作惡嗎，要不將他除掉，這些來往的孤單船隻，不是盡要受害嗎，李媽把舌頭伸了一伸道，啊呀，誰有吃老虎的胆量呀，他的本領，不但在此地數十里的人知道，便是徐海一帶也很有名哪，齊紈齊環聽了，便不作一聲，直向大汝河這段路道走來，不一刻走到一條岔道口，便問李媽道，這條路是不是到下塘村去的，李媽點點頭說道，正是的，李紈李環聽了，便對李媽說道，媽媽，請你在這裏稍等一會，我們去去便來，李媽正欲阻止，她倆已

是飛也似的去了，李媽看見她倆已經去遠了，追趕也是無用，只得站在這裏呆呆的等候着，且說齊紈齊環二人一路飛奔，不一會看見前面有一處莊村約有數十戶人家，她兩人便停住了，忽然由村口走出一個老年模樣的人，漸漸的走到面前，齊紈向那個老者問道，請問老伯，此處是什麼地方，那老者聽到有人問話，忙走進她面前望了一望道，前面是下塘村，由此南行是大汝河口，你兩位姑娘是那裏來的，要到何處去呢，齊環道，我們是由金嶺鎮到大汝河去的，幸蒙老伯的指示，否則便要走岔了，說了道謝了一聲，故意裝做走回頭的樣子，等到那老者望西邊走去遠了，他倆便趕快的走回來，一直往下塘村走去，不一刻進了村口，但見數十戶人家，屋宇皆簡陋不堪，而且茅屋居多數，內中只有一處房屋比較高大，遠遠望去很有幾十間的形式，四周還有短牆圍繞着，齊紈齊環便悄悄的走到茅屋角落裏，沿着短牆再走到屋後院落，一躡身跳入院內，只見東首還有三間側室，兩扇門却是



關了的，她倆走近門前，彷彿聽到有女子說話的聲音，便推門進去，果然看見兩個秀麗女子，坐在房裏輕輕的說話，齊紈執着劍搶入房中，對着那兩個女子用劍一指問道，你兩個是什麼人，在這裏鬼寂寂的做什麼，那兩個女子猛的一驚，四隻眼睛直望着她定了神，竟答不出話來，齊環連忙進來，把齊紈衣袖一拉道，姐姐好好的問她們，用不着這樣惡狠狠的說了，忙把她手中的劍奪過手來，問那兩個女子道，我看你倆不是此處人，不妨照實說來，我倆也是路過的，不要駭怕罷，那兩個女子聽了，才放了心，神色頓時恢復過來，那個小的女子答道，我名小青，又指着那個大點的女子道，她是我家小姐羅彩屏，落難到此，接着便把如何被蕭四搶來，如何被他幽禁在這裏，前前後後詳細的說了一遍，齊紈齊環聽了，方知此處乃是蕭四的後園，心中到也喜歡，忙問彩屏道，羅小姐，你既知道蕭四出門去了，如何不逃走呢，他如回來了，你們又用什麼法子再騙他呢，豈不是很危險嗎，彩屏答道，我們豈

不想逃走嗎，只是後門封鎖了，前面又有人看守着，怎樣逃得出去呢，只因被他搶來的時候，聽到他的夥伴說他懼怕那母大虫四太太，只幾天送飯送水的，就是四太太房裏的丫頭，我今天朝上謊着她，說我是她太太的親戚，叫她告訴她的太太，說我要去看看他，不料那丫頭竟信以爲真，說她的太太此刻尙未起來，待起來時，再和她說知，我原想騙着那丫頭去告訴那個母大虫，好讓她曉得了，再求她釋放我們的，我想那位母大虫，此刻總會起身了吧，彩屏正在說着，忽聞一陣叫罵的聲音，來到屋子裏，齊紈齊環向房外一望，只見一個四十餘歲婦人，面貌醜陋，穿着一身華麗衣服，面上滿塗了脂粉，手中執了一把扑刀，後面跟了一個小丫頭二個兇惡的僕婦，手裏也拿棍棒，還有四個粗野的漢子隨着，齊紈齊環見他們來意不善，各人便拔出傢伙，迎上前去，叱道：那裏來得一班野狗，這樣的大叫大喊的做什麼，那個醜婦看見她兩人手中都執了傢伙，要想和自己來鬥的樣子，便回頭問那個

小丫頭道，你說要看我的親戚，就是她兩個嗎，那小丫頭搖着腦袋說，不是，不是，是房裏的那兩個，那個醜婦聽了，忙把臉一沈對着齊紈齊環用刀一指反叱道，你兩個毛丫頭，是那裏來的，漂亮點快快走開，我家的事用不着你們來問，不要無故的來送死呀，說着便撇開她倆，正要奔入房中，齊紈忙攔住了，說道，你不要難爲那兩個女子，她倆是逃難的，被你們家裏人搶了來，於今不來賠罪，反要見怪她倆嗎，那個醜婦大怒道，這兩個臭狐狸，來到我家幾天了，和我家那個騷狗快樂的了不得，寂寂的瞞着我躲在這裏，她還說是我什麼親戚，我到要看看這兩個不要臉的親戚到底是什麼人，你們兩個這樣的維護她們，難道也是我的親戚嗎，說了便舉起手中的刀，準對着齊紈的面上砍來，齊紈把身子一徧，讓過刀，趁勢一劍向着那醜婦胸前便刺，那醜婦急把渾身閃過，對着齊紈的頂門又是一刀，齊紈把劍向上一格，便將醜婦手中的刀，拋到門外去了，她後面的兩個兇惡的僕婦和四個粗野的

漢子，一齊拿了傢伙打上來，齊環忙舉刀帮着齊執撕殺，那個醜婦便抽身到門外，把刀拾了回手，共鬥她姊妹兩個，齊執看見那個醜婦，又接上來了，忙把手中的劍緊了一緊，使出上下前後左右的六面攻擊法，齊環也把手中刀擺了一擺，使出七十二路的砍劈法，霎時間劍光霍霍，刀聲呼呼，把他們六個男女僕人砍翻兩個，那醜婦見勢頭不好，抽身跳出外，其餘四個男女僕也跟她逃跑，齊執齊環追到前面，看見門已關上了，他倆飛身上了屋，由天井裏落下來，大喝道：你們這班狗男女，把門關了，就能逃命麼？說了舉起刀劍逢人便殺，外面的殺完，又殺到房裏，直把全家

人殺得一個沒有了，方才住了手，她倆又四下裏尋搜了一回，把他家中所有的金銀貴重物件一齊搜了出來，打了兩個大包，提在手裏，重復來到後院的小屋裏，只見那個小丫頭跪在地下叩頭求饒命，齊執叱道：你是那裏人，何以在這裏做了頭，那了頭哭道：我是金嶺鎮的人，只因我父親俞海山，欠了蕭四的鹽錢，沒有的還他

才把我押在他家，已經有四年了，齊紈道：我看你年紀還小，跟着他們也不是自願的，於今我不殺你，你可願意回家嗎？那了頭道：我怎麼不願意，只是沒有人帶我回去啊。齊紈道：起來罷，我們送你回金嶺鎮去。那了頭連連叩了幾個頭，方才站起身來。羅彩屏小青也慌忙下跪感謝她倆相救之恩。齊紈齊環忙把羅彩屏小青二人摻了起來，說道：不用相謝，我倆不是特來救你們兩人的，是來此報仇的，偶然相遇，於恩何有呢？小青看見齊紈手中提了兩個大包袱，內中有一個是她小姐的，便問道：兩位小姐這兩個包袱都是在前面取取，剛說到這裏，彩屏忙向她瞅了一眼，她便不再說了。齊紈見小青問兩個包袱，話未說完，忽然止住了，以爲小青恐怕說出來，疑她說她們兩人貪鄙，所以不問下去。她辯得這個意思，便爽直的對她說道：這兩個包袱裏的東西，都是不義之財，我所要取的理由，是要將這種不義之財贈送與急難之人，使取之者不爲過，與之者不爲恩，受之者得救其急，並非貪圖這種醜

隣東西，姐姐不要誤會了，彩屏聽了，忙說道：二位小姐，乃巾幗中俠義英雄，所行之事，當然光明磊落，用意所在，豈我輩平凡女子所能見到嗎？齊環笑道：不要儘說話，還有人等着我們呢。羅小姐兩位快隨我們走罷，說了，便一齊出了屋子，來到院落裏，後門邊前，把鎖打落了，開了門，五個人逕往金嶺鎮大道走來，不一會來到岔路口，遇見了李媽，齊執齊環向她說道：媽媽，勞你久等了，李媽看見齊氏兩姊妹各人身上背了一個大包袱，又同了兩個秀麗的姑娘，一個小了頭一路而來，心中很是詫異。忙問她三人爲什麼跟你來此，齊執齊環便將方才之事，對李媽說了，李媽把舌頭伸得縮不回來，說道：不料兩位小姐，竟有這樣大本領，我悔不會早答應你們倆的話，使你倆多吃兩天苦。齊執道：凡事皆有定數，如果早一日，只怕羅家小姐亦難遇着我們呢。彩屏小青齊說道：你兩位小姐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啊。李媽道：時候不早了，我們究竟要往何處去，也該動身了，齊執齊環道：我們原想到大江河乘

船到三圩去有事的，現在既有了這一大班人，又不能不暫行把你們安頓一下，再行前往，第一要將這個小了頭送回，金嶺鎮交給她父母俞海山，第二須將羅家小姐主僕二人和你老人家，要找一個妥善地方，暫爲寄住幾天，待我去把緊要的事做完了，再同你們回平江去，李媽聽了，不禁大喜道：「原來這個小了頭，就是俞海山的女兒麼？我有辦法了，只要如此如此，豈不妥當嗎？」齊紈齊環聽李媽說出這段話來，連連稱是，欲知李媽究竟說的辦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處分不義財 周濟患難 要求難堪事 比試槍刀

却說李媽聽說那個小了頭是俞海山女兒，連慌把那個小了頭拉到身邊仔細端詳一回，方道：「哦，你就是小毛頭呀，是我的姨姪女呢，隔了四五年，我竟不認得了，你於今是十三歲了，你父親不是住在蕭山的麼，又怎樣來到金嶺鎮的，你的母親可

是一道來的呢，那小了頭把頭搖着道，我媽媽已經死了六七年了，我同我爸爸來到金嶺鎮，是投靠姑母家的，不料姑母不上一年又死了，剩下了三間破屋，和幾件破舊東西，我爸爸和我就住下來了，後經人介紹，向蕭四賒了兩担鹽，上小清河一帶去販賣，做了幾次生意，把本錢蝕完了，沒有錢還他，被他逼着將我押到他家的，李媽聽了便回齊紈齊環道，我想兩位小姐，既有急事，要往三圩地方去，當然不便帶我們同去的，但是，既然二位小姐，要送小毛頭到金嶺鎮去，不妨我們一同前去，大家暫行寄住在那裏，等到二位小姐的事情辦好了，回來再作計較好嗎？李紈點頭道，這樣也好，不過我還有一種辦法，等到了那裏再講罷，說了大家便來到金嶺鎮，俞海山家，海山見了李媽，便向她說道，大姨我們好多年沒有見面了，我到了金嶺鎮，訪問你幾次，老是打聽不出，究竟你和大姨夫這幾年到那裏去了，你又怎樣知道我在此處呢？李媽便將齊紈齊環兩位小姐所經過的事情，向他說了，海山連



忙向齊紈齊環二人道謝，齊紈齊環略謙遜過了，便向他說道：「你如何欠了蕭四的鹽錢沒有錢還他，竟把你的女兒押在那個匪窩裏做奴婢呢？於今我們兩姊妹既已將他的全家殺了，只有蕭四那個首惡，還未回來，我倆又有急事要往別處去，不能等他暫且把他那個腦袋保留幾天，待我倆把事情辦好了再回來取牠，不過你們大家在此處也不能容身的，幸得我在蕭四家中搜羅了兩大包不義財物，正好送與你們做些用途，你們大家可一齊到蕭山去，暫行住着，等候我倆回來，再行安排，此外還有兩件事情，就是李媽的丈夫，現在究竟在那裏，和羅小姐家裏的情形，現在究竟怎樣的，要你去打聽打聽，等我回來時，再作計較。」海山聽了，便拍着胸部道：「這個事情，我包管辦得到，請二位小姐放心好了，齊紈齊環便將兩大包財物交與海山，又囑咐李媽好好照應羅小姐，主僕二人，叫海山即刻收拾了，帶他們動了身，她姊妹二人才重行轉回大汝河大道，再由水路轉往小清河三圩地方追蹤傅

腊塔暫且不表，卻說離塵島衆俠義自從周飛和李如淵、蘇家三兄弟等分往各處準備後，這日在聚將堂會議，首由尙秋帆發言說道：本島自從各位男女英雄到來，日漸興旺，現在已有大小戰船七百餘艘，精銳水軍和兵衆共一萬餘人，預備的糧餉足夠六年之用，只等各路英雄準備好了，便可即時起義，推翻清室，目下各路英雄，好久沒有信息，我想派幾位兄弟分往各處視察一回，不知諸位意下如何？徐星鳳道：愚夫婦二人意欲前往平江一行，看看周家班的一班人，現在究竟怎樣預備的，接着俞彩雲說道：我想到武進看看薛月塔姐姐，究竟她夫妻二人把事情怎樣辦的，羅璇珠道：彩雲姑娘既然要往武進看月塔姐姐去，我亦要跟着去看看，老英雄俞朔兒看見她們三位都是自告奮勇的，便笑道：雲兒要到武進探望月塔姑娘，到不須璇珠姑娘同去的，老朽可同雲兒一道去，一則可與培元賢夫婦同伴，先往平江看看周家班的各位朋友，二則沿途倘有事故發生，老朽可以順便幫助，三則

本島正要璇珠姑娘與秋帆賢阮幫助諸位英雄計劃一切，此時斷不可離開，萬一島中有事，或清兵來侵犯時，多一人力量，也比較容易應付呢。朔兒說完了，黃天德、邵青亭、鮑明白雲、奇孟飛鸞等，一齊都說道：「老英雄所見正是這座離塵島，現在已是我們的根據地，不比從前的飛蟒嶺無足重輕，多因各位英雄苦心經營數載，方才得到這種成績，平時萬不能疎忽的。於今既有俞老英雄賢父女和培元兄賢夫婦四人前往探看各路英雄，於事斷無不濟的。璇珠姑娘似可以不必多此一行了。」秋帆見大家意見一致，亦表示贊同。次日俞朔兒便同彩雲、倪培元、徐星鳳四個人，離開離塵島往平江進發。朝行暮宿，不多日，已到平江周家莊。周飛聽得莊丁報道俞老英雄和星鳳姑娘等到了，連忙同老妻繆穆英、女兒鳳仙、兒子周斌、周材、侄兒天虎，一齊來到莊門前迎接。大家携着手，一同走入莊內，來到廳上，各道寒暄，不一會，夥計方震冠、羣英、倪四蠻、郝霍兒四人擺上了兩席盛筵，分列東西兩邊。周飛連

忙敬了酒，請大家入席，俞朔兒略遜謝幾句，便同倪培、元周飛、周天虎、方震冠、羣英、倪四、蠻郝、霍兒八個，坐了東首的一席，這裏繆穆英、徐星鳳、俞彩雲、周鳳仙、周斌、周材六個人，坐了西首的一席，大眾正在吃著的當兒，忽有莊丁報道，庄門口又來了七個人，口稱要會莊主，我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要會莊主有什麼事，他們只說由徐海方面來的，也不肯說出姓名，更不說因為何事，我因他們沒有來由，不肯代他們稟報，他們便大叫大罵，竟不聽阻止，強要入莊，莊丁們都阻止不住，不得不飛報莊主，說了站在一邊，周飛聽了，便道：「既然他們要進來，你便去帶他們進來，我到看看是一班什麼人。」那莊丁答應着，便立刻去了。俞朔兒便問道：「周大哥，你平常可有徐海一帶的什麼朋友呢？」周飛搖搖頭，笑答道：「我在江湖上跑了多年，認識的人雖然很多，但徐海那一方面，到是不大去過，那有什麼朋友呢？不過他們既然知道我在這裏，或者是在那裏見過的，也未可知，因為我在江湖碼頭上走動，

都用着一面旗幟，上面寫得清清白白的平陽周家班，所以他們到了此地，便容易找我了，說猶未了，只見那個莊丁帶了奇形怪狀的七個人進來，內中有一個和尚，一個道人，其餘五個人，各有一種形容不出的神色，只見一個凹眼鉤鼻，面貌瘦削的人，向着周飛略一拱手道，在下畢玉海曾在無錫與老兄匆匆一面，又指着那紫豬肝面孔，身材魁梧的那個人道，這位是徐海有名英雄蕭四，那位是蜀山湖毒手金剛，馬起旺，那位是登州黑魔王，衛天龍，那位是台莊賽阿瞞，曹德明，那位是蒙山大佛寺主持，飛飛僧，那位是勞仙清真觀上仙，鉄臂道人，一個一個的經他指明介紹了，周飛忙向玉海抱手回禮道，不知各位駕到，因座間適有遠客留膳，不及遠迎，多有得罪，但既蒙枉顧，如不嫌殘肴，便請各位一同入座，與大家共飲一杯，何如，畢玉海道，我們此來不是擾你吃喝的，是問你要那兩位高徒的，說着便指着蕭四繼續對他說道，只因你那兩個女弟子齊家姊妹二人，有一日來到徐海地面的金嶺

鎮賣藝，我們蕭四兄看見她倆刀棒純熟，便多多的幫助了好多銀錢，他本是個慷慨人，照這樣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凡是徐海一帶的人，沒有那個不知道，不料你那兩位女弟子却因此，反起了疑心，趁着蕭四兄往遠道去的時候，竟到他家的後園，窺探秘密，被她倆發覺了他所監禁的兩個仇人，誤信他兩個的慌話，把來釋放，了不算數，還把蕭四全家人都殺光了，並用刀尖在地板上，劃了她倆自己的姓名，承認是她倆所殺的，過了兩天蕭四同這班朋友回到家中，才曉得全家被令徒殺了，馬上告訴了我，所以我同他特到你這裏，請你快把她二個人交出來，我想這事情雖是令徒的一時魯莽，却未免忒煞心很，自古道，冤有頭，債有主，只要你老兄肯將她兩個交給與我們辦了，也好叫蕭四兄平得下心中氣忿呢，周飛聽得玉海一番話，方知道他們的來意，暗想道，不料齊紈齊環二人，却無故跑到徐海地面，闖下這個大亂子，於今他們找到這裏來，想必不是容易打發的，不過究竟是她兩個缺

了理，不該殺死了人的全家，此去只好暫時用好言敷衍，萬一要決裂，也只好以武力抵禦他們了，他想定了主義，便向畢玉海微微一笑道：「這事恐怕是老兄誤會吧，敝徒是同兄弟一路上武進牛塘鎮的，兄弟因家中有事先行回來，現在她倆仍在牛塘鎮親戚家中，如何得到貴處賣解，想來或是蕭四兄的仇人，假冒敝徒名義，先使他不防備，然後施出暗殺手段，亦未可知啊。」玉海見周飛故意推諉，便把臉一沈道：「你那兩個女徒弟，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於今老兄故意代她倆圖賴，難道人家全家的性命，被她兩人殺害了，就白白的罷休了嗎？我看還是鏗亮點，把人交出來，免得大家傷和氣呢。」蕭四見玉海只管同周飛牽絲攀籐的辨論，實在耐不住性子，便向周飛大叱道：「姓周的，你也不用多說話，現在只有一個斬截的辦法，究竟你肯交人，或不肯交人？」周飛見蕭四快要發作，他仍裝出全不知道的樣子，笑嘻嘻的問他打了一拱，說道：「蕭四兄，實在敝徒沒有回來，玉海兄說是認得她倆個，現在究有

什麼憑證，就知道確係她兩個人呢。蕭四聽得周飛故意狡辯，不禁大怒道：「地板上是她倆親自用刀劃的字，難道不是證據嗎？好好好，我也不和你多說了，就在這裏比一比手段罷。」說了便伸手一拳，直向周飛胸前打來。周飛忙一側身，讓過了他的拳頭，仍站在那裏不動。對他說道：「我說的句句是實話，你難道不講理嗎？」蕭四更不答話，趁勢又是一拳，向他的面頰打來。周飛把頭一偏，又讓過了，忙把拳手一舉說道：「你既一定要和比試，我只好奉陪來。」玉海見周飛業已交手，便大喊道：「衆位兄弟，此時還不動手，更待何時呀？說猶未了，那非非僧、馬起旺、衛天龍、曹德明、鉄臂道人等，一齊拿出傢伙來，衝到周飛的面前，這裏繆穆英、周天虎、方震、寇羣英、倪四蠻、郝霍兒、周鳳仙、俞朔兒、俞彩雲、倪培元、徐星鳳等，見勢頭不好，早已預備了。此刻看見他們一齊拿出傢伙來，周飛連忙也各人執着兵器，上來招架。周鳳仙帶着她父親周飛來，鬪蕭四。玉海看見鳳仙拿了雙刀上來，雙戰蕭四，防恐蕭四失着，他便從



背上拔出一把七寶馬刀，上前協助，與鳳仙的一雙寶刀，鬪成三道白光，寒風凜凜，方震冠羣英，倪四蠻郝霍兒四個人，格住馬起旺，繆穆英，周天虎二人，敵住飛飛僧，倪培元，徐星鳳夫婦二人，共鬪跌臂道人，俞朔兒，俞彩雲父女兩個，便與衛天龍，曹德明四下撕殺起來，霎時刀光劍影，兵刃接觸，竟把一個大廳上，弄得殺氣騰騰，定要拚個你死我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周飛發鏢傷巨寇 玉海舉喪召羣兇

却說蕭四和周飛二人徒手相打，蕭四是使的一路少林派的十三段技擊，周飛雖是個內家，用了武當七十二路的解手，但只有破解的能力，却沒有還手的機會，着實有點爲難，幸得那蕭四只跟着他的武勳學會了一半，其餘的幾段，並不熟習，畢玉海的七寶刀又被鳳仙雙寶刀格住，一毫也着不到自己，因此還不十分吃力，他

忽然覺得蕭四的拳脚不是像前段那樣的緊湊，知道蕭四後幾段功夫還沒有入門，于是他便趁著蕭四手脚錯誤的當兒，丟開解手，轉施出三峯掃壇腿，朝下一蹬，伸開右脚塞塞掃了兩個大圈子，竟把個蕭四一連翻了七八個筋斗，跌出廳外階台下面，一頭撞在石階上，頭破血流，昏暈在地下。玉海看見蕭四被打翻了階下，便捨了鳳仙，連忙搶到階下，將他扶起，負着他逃出門外，馬起旺趁勢施出螳螂功，連將方震冠羣吳兩個抓翻了，各人頭顱上穿了五個大窟洞死在地下，倪四蠻郝霍兒也倒在一邊，一個沒有了耳朵，一個失去了鼻子，鮮血直流。鳳仙連忙迎上去大喝道：「好賊子，竟下如此毒手，讓姑娘來取你性命呀！」便舞動雙刀，直向起旺的頂門砍來，起旺忙把手中的連環九節鞭，向上一拋，便想把鳳仙的雙刀纏住，拉脫了她的，那知鳳仙手中的一對刀的是寶刀，雖不能削鉄如泥，是被九節鞭纏住，也斷不致被他繳械，起旺用力一拉，鳳仙便順勢把雙刀向他的左肩落下，竟把起旺的

左肩連衣連肉削了一大塊掛下來了，血流滿了半邊渾身，周飛看見他已受傷，痛忙在口袋裏，搯出一枝鑣來，直對他的右目打來，原來周飛是有名神鑣，百發百中，任他如何眼快，休想逃避，起旺避讓不及，右眼早被打中，幸得他的手快，連忙抓住了鑣幹，還未十分深入，祇將眼珠打碎了，右邊渾身又染滿鮮血，直變成一個紅人，他負了痛，不能再鬪，便一蹶身上屋逃走了，衛天龍曹德明兩個，見勢不好，也各人跳出圈子，向外逃走，却被俞朔兒彩雲父女二人，追上前去，結果了他兩人性命，非非僧鐵臂道人見他們自家人已經勢力不對，便把傢伙朝上一格道：住了，此反就算我們輸了，再會吧，說了一蹶身上屋走了，培元星鳳二人，見他兩個逃走，方欲追趕，俞朔兒忙止住道：窮寇莫追，我們雖然傷了兩個夥計，他們的人也被我們殺了兩個，而且蕭四此翻受了重傷，恐怕斷難活命，便是馬起旺也受了重創，現在我們趕快看看這兩位夥計傷勢如何，設法醫治罷，正說着，繆穆英已將各種創傷藥

拿來了，周飛先拿出止血藥，敷了倪四蠻郝霍兒的傷處，不一刻便止了血，然後再敷上虎骨生肌丹，用布裹緊了傷口，又泡了兩碗定心止痛湯，給他兩人喝了，再用軟床抬入靜室，大家又將方震冠羣英兩個的尸首，收殮入棺，暫厝在莊後園裏，又把衛天龍曹德明兩具尸首掩埋了，這才共來至廳上休息，朔兒便向周飛問道：「老兄上次往牛塘橋，既與齊氏姊妹同去，却因何事先行回來呢？」周飛答道：「多因小女的婚姻之事，由齊氏姊妹二人提議的，愚夫婦雖然同意，但未得于家意思，不敢輕於允許，而雲仙方面，亦因須請命于母，所以愚夫婦便趁着送雲仙回家，約同齊氏姊妹二人一路前往，不料良緣天定。于老太太竟先請齊氏姊妹，向我方求婚，如是便由齊氏姊妹二人，兩方作伐，成就了這段婚姻，愚夫婦回來的時候，于老太太曾經幾度挽留，最後一次她見我等決意要回，才許我夫妻家屬先回，定要齊氏姊妹二人在她家多住些時候，因此，我同拙內率領衆家屬先回平江，算來還不上一月，

如何齊氏姊妹二人，竟離開于家，來到徐海方面，闖下這個大亂子，說來真有些令我莫解。俞朔兒彩雲，倪培元徐星鳳等，聽了方知雲仙已與鳳仙訂了婚，便齊向周飛道喜道：「恭喜你老人家，已得乘龍快婿，真是一對佳偶呢。」周飛連忙向大家遜謝道：「小女有了夫家，到也了却愚夫婦一半心事，不過齊家姊妹，爲了我的事一同去的，至今還沒有回來，令人有點記掛，萬一她兩人真到徐海地方去了，那到是一件十分擔憂的事情呢。」說了，便把眉頭深鎖着。俞朔兒忙問周飛爲何這樣躊躇。周飛道：「那徐海一帶，多半是一班監梟的勢力，平日很不安靜，何況現在黃河泛口，沿河五省的圩隄，都被沖破了，災民飢寒交迫，還不是遍地荏苒。她兩個女孩兒家，身入匪區，縱有十分本領，難免不遭人暗算呢。」朔兒聽了周飛的話，也有點代他擔憂，便說道：「我們何不到牛塘橋探望一下，如果她兩不在那裏，大家一齊往徐海方面去，找她倆回來，豈不好嗎？」周飛點頭稱是，大家商量辦法，家中仍留繆穆英、鳳仙、天虎。

周斌、周材、倪四蠻、郝霍兒等照應莊子，周飛自己便同俞朔兒、彩雲、倪培、元、徐、星、鳳等往牛塘鎮而來，暫且不表。且說畢玉海將蕭四負出了周家莊，來到一個破廟內，將他放在地下，躺着，見他腦骨已經撞裂，鮮血直流，知覺全失，竟有一絲絲呼吸。玉海雖知道已不可救，但終不忍看他就此死去，他忙把懷中止血續骨丹搯出來，敷了傷口，裂開一件長衫，將他沒頭沒腦的緊纏起來，只留出口鼻地位，露在外面透氣，又把自己的長袍脫下，將他蓋好了，這才往後面走去，意欲向廟祝取些開水來，滲和活命丹，預備將他灌醒。那知這個破廟，早已無人看守，四處尋了半天，連一滴冷水都尋不着，他只得仍到前面來，想出去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家，方出廟門，便碰着飛飛僧、鉄臂二個人，忙問道：二位如何也來到此處，事情怎麼樣了？飛飛僧、鉄臂一齊把頭儘搖着，答道：衛天龍、曹德明兩兄弟都丟送了，起旺兄也受了傷，不知逃往何處。我二人看見不是路頭，也只好撇了他們，暫且讓過風頭，再作報仇的計劃。

今蕭四兄怎樣呢，玉海縐着眉頭，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不想那周家班的老狗，仗着人多，定要同我們作對，於今把我們的兄弟們白送了兩位，蕭四兄正在奄奄一息，這一場撕鬪，真把我們道兒的銳氣丟盡了，爲今之計，我們到底用什麼方，去報仇呢，飛飛鐵臂齊道，此仇雖然必報，但在此處也不是商議之所，不如把蕭四兄負了回去，到家再作計議罷，玉海道，請二位老兄暫在此處照應一下，我去僱了船，將蕭四兄扛上船去，一同由水路回去罷，說了他便去了，不一刻玉海帶了兩個脚夫，抬着軟床來到廟內，將蕭四輕輕的移到軟床上，由兩名脚夫扛着向前面走，玉海，飛飛，鐵臂三人，跟在後面，走到船邊，將蕭四扛到中艙裏，大家一齊上了船，玉海問船上要了一碗熱湯在懷內，拿出清心活命丹，和在熱湯內，將蕭四的口撬開來，徐徐的灌下，又用被頭將他蓋了，這才打開船頭，往徐海方面回去，過了一回，蕭四在船上醒了回來，只是呼痛，口中的鮮血直噴，玉海飛飛鐵臂三人都慌了手脚，竟想

不出救濟他的方法來，蕭四噴了幾口血，哼的一聲，氣已斷了，玉海飛飛鐵臂，三人看了，實在心傷，不覺各人都落了幾點同情之淚，玉海嘆息道：我只望用活命丹把蕭四兄救醒過來，那知反因此斷送了他的性命，於今船在中途，却如何是好呢？飛飛鐵臂道：我們惟有趕到前面鎮上，先買了棺木裝了，然後再把靈柩解回去，不能久停在船艙裏，把尸身弄壞了，好在他家裏還有李小八、王老五兩個人，就是令徒秦霞倩在那裏，也好幫着料理善後呀。玉海點頭稱是，遂叫船家將船灣到前面鎮上，賣了棺木將蕭四裝了，一路無話，船行了數日，便到了大汶河口，玉海仍叫飛飛鐵臂二人，在船上守着，他自己趕快上了岸，跑回下塘村，叫了李小八、王老五還有莊上的別家幾個人，前來把蕭四的棺柩抬了上岸，再和飛飛鐵臂一同送到死者的家中廳上，當由秦霞倩、李小八、王老五等照料，將棺柩停在當中，大家再替死者辦理喪事，讀者到此，必定要問秦霞倩爲何在，下塘村留住，不同玉海等一同到平



江呢，或是做書的漏了他吧，不錯，在下原是沒有把這件，在上文中交代過，因爲在下才非江郎，這一枝笨拙的毛錐如何寫得出生花的文章來，又因爲前段事故，非常緊張，急於直敘，所以把這一個小小的枝節，暫且抽了下來，留待本文再行補敘，原來秦霞倩自從在牛塘橋于雲仙家，被鳳仙撞破自己調戲雲仙之事，實在不好意思再見鳳仙，竟託着自己武藝不行，恐怕再給周家女兒打敗，反帶連師父和家師伯們丟臉，情愿和李小八王老五等，暫在蕭四家住下，等候大家勝利回來，好替大家備酒接風，萬不料這幾位大師伯，也弄得這樣的狼狽逃回，她於今雖然面上幫助大家代蕭四辦理喪事，心下裏却非常失望，恨不得立刻回去，只因怎椿事情，完全是她的禍首，害了蕭四的全家性命，又連累了大家，所以不好意思就走，畢玉海，飛飛僧，鐵臂道人，三人又爲何不將蕭四即時埋葬呢，因爲他們三人計議，要借着代蕭四辦喪事的事，號召江湖道兒裏人，會集在一處，將這段失敗歷史，

宣布於大眾，激動同道兒的義憤，集合羣策羣力，去攻打周家班，以報仇恨。此是後話，暫且不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 兩路英雄報告成績

## 一雙姊妹探悉行踪

卻說周飛、俞朔兒、彩雲、倪培元、徐星鳳等，一同來到武進縣李如淵家中。如淵月瑤夫婦二人忙迎入客廳，請大家入座。又命家人奉了茶。彼此各道寒暄。朔兒道：自從各位弟兄離開之後，島中諸執事甚為盼念。特遣愚父女與培元、星鳳兩夫婦下山，問候各位。前日先至周飛老弟家中，適遇徐海梟、匪蕭四等前來尋仇，幸得將他們擊退。又因周老弟要往牛塘鎮于賢弟家探望齊家姊妹，故所以同道前來。一則問候賢夫婦，既二位堂上的金安。二則要探問各路英雄所預備之事。現在成績如何。如淵道：小弟到家後，便將島中眾俠義之意，稟知堂上二老。二老極端贊成。適值本

縣發生一次匪警，小弟便趁了這個機會，商請本縣太爺，願出家財，招募鄉勇數百人，保衛地方。本縣太爺，見我自願擔任經費，不要他籌餉，又且保衛本城，自然樂從。他便一口答應了，現在已招有鄉勇八百餘人，由愚夫婦每日訓練，已編成保衛團兩營，駐防本城及四鄉各鎮，所有牟目，都是家嚴的舊時心腹，一旦有事，均可聽命。所以小弟的一方面可算是毫無問題了。俞朔兒聽了，極佩服如淵的辦事敏捷能幹，便向周飛問道：周老弟你是怎樣預備的呢？周飛道：我因各位到來，正要在席間把經過的成績報告，不意突然發生事故，所以不及提起。現在可以將我進行的手續告知大家，因為我雖在平江聯絡了幾位陸路英雄，却沒有機會招募大批鄉勇，一則是我的財力不逮，二則亦無相當名義，幸得幾位陸路英雄中有個名叫羅良驥的，他是徐海小清河人氏，自幼喜慕武術，因他是富家子弟，他父親仁傑年逾半百，妻已去世，膝只有一對兒女，因此愛如珍寶，恐怕他舞刀弄劍，受了危險，便請了

一位老秀才在家。每日教他和他妹妹彩屏兩個人攻習書藉，不令他到外面來，他在家裏真關的悶極了，有一天他便竊竊的拿了些銀錢帶在身邊，從後門逃出來，遇着江湖上賣解的，帶他到山西五台山鉄和尚那裏，學了三年多功夫，他師父見他的武藝門門都學會了，便叫他下山，到南方來訪求益友，做些事業，他有位表兄張家驊，在淮安府充當參將，那人也是明室遺老的後裔，本不願做清庭的官職，因爲清庭定要逼他出仕，否則便要治他父親的罪，所以他雖身受了清庭的爵祿，心中還是眷懷明室，前次良驥去訪他，在他那裏住了好久，把他的隱情都看出來了，這次我從牛塘集回來的時候，恰好他來看我，我便把會見離塵島上各俠義情形，和他談及了，他也將家驊的情形告訴了我，並說他手下有精兵數千，有武藝的官卒也不少，並担任代我去接洽，共舉大事，他在俞老英雄未到前一日，便動身往淮安去了，我看這事多則一月少則半月，終有回音的，朔兒如淵聽了，齊說道，如果能

和這位有兵權的聯合了，我們的勢力更加雄厚了，正說着，祁小八和家人們已排上筵席，如淵便請大家入座，席間月瑤便問彩雲星鳳是否亦同往牛塘橋，彩雲星鳳齊點頭道，當然要去的，因為周伯父要去于家探望齊家兩位姊妹，如果當真她倆到了徐海那邊去，我們要去幫趁周伯父尋找她兩人哪，本來我倆下山的計劃，是分道揚鑣的，如今得了這個消息，惟有合在一處做事了，月瑤道，既然二位妹妹要去，我也應當陪着同去才是道理，我們明天就一同動身罷，一則我本要去看看齊家姊妹，二則也可以在一道談談，稍解兩位妹妹途中的寂寞哪，彩雲星鳳拍手道，好極，好極，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不知如淵哥哥意下如何呢，說了她們二人齊望着如淵，立等他的表示，如淵笑道，這個當然是同意的，但是我也要求加入團體呢，周飛朔兒聽了，連忙拍掌笑道，歡迎歡迎，應該要盡保護之責拉，於是大家談談笑笑，已近更深，忙叫家人折了席，大家又坐談了一會，方才就寢，次日周飛朔兒如

淵彩雲星鳳月瑤六人，一齊叫了船由水路前往，不到半日，便到了牛塘橋鎮，大家舍舟登岸，一直來到于雲仙家，由家人于善飛跑到後面報知，雲仙和于母親自迎將出來，周飛忙指着于母向大家道：「這位就是老太太，大家都向他請了安。」于母忙拉着彩雲星鳳月瑤三人，先走向裏面，雲仙也迎着朔兒周飛培元如淵四人，來到廳上，大家各道寒暄，周飛便問齊氏姊妹二人如何不見，雲仙驚訝道：「她倆已動身半個多月了，難道還沒到家麼？」周飛聽了，向朔兒如淵培元道：「遭擲，果然向徐海方面去了呢。」朔兒培元如淵俱道：「這恐怕是真的了，她倆究竟要到徐海方面做什麼呢？」雲仙忙問何事，周飛便將畢玉海帶領蕭四等一班兇暴上門強索齊家姊妹兩下爭鬪之事，詳細說了，雲仙道：「是了，齊家兩位姐姐，因為聽說欽差傳膳塔，要到黃河一帶視察水災，她倆似乎感觸了什麼的意思，立刻告辭要走，雖經家母一再挽留，她倆總不答應，我想一定爲的要對付這位欽差吧。」周飛朔兒培元如淵等聽

了。都把舌頭一伸道，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呀，她倆竟是這樣的冒失麼？要知道，傅腊塔他是清庭一個重臣，手下難免沒有些有本領的人，她倆竟單獨前往，毫無後援，萬一有失，豈不白送了性命嗎？大家正在籌著，于母已和彩雲、月蓉、星鳳來到廳前，齊向大家道：齊家姐姐真的離開此處了，我們要趕快追去才好呢。朔兒道：我們正在商量這件事情呢，我想她倆既由此處先到下塘村，鬧了一個大亂子，不免要耽誤些時日，大約離開下塘村的一二日，總還遇不着傅腊塔。傅腊塔既由此處前往黃河一帶，一定要先到小清河三圩一帶視察後，再轉往山東、河南、山西、直隸等省沿河的災區，進京覆旨，齊家姊妹必在小清河三圩等幾處，才能追到他的，我們可以直往小清河三圩等處找她兩人，不用到別處訪問的。周飛如、淵培、元彩、雲星、鳳月、蓉等聽了，齊聲道：不錯，就照這樣辦罷。大家用了飯，立刻向于母、雲仙二人告辭動身，一齊向小清河三圩方面進發。不表，且說齊執、齊環姊妹二人自從殺了蕭四

一家人，救出羅彩屏，小青李媽小毛頭四人，把兩大包財物送給她們，叫俞海山帶她們暫回蕭山，她倆便由大汶河僱了船，到小清河鎮，此時黃河水勢稍退，小清河雖有幾處圩隄冲破了，但鎮市上還未被水淹着，他倆便舍了船，找到一家寓處，這寓處名叫三元棧，客人到還不少，她倆便檢了裏面的一個房間，將行囊放下，一會兒店小二送上茶水來，齊紈看他還老實，便問他道：「你這個小客棧爲何生意到這樣好呢？」店小二道：「不瞞姑娘說，自從黃河泛了口，我們小清河一帶的圩防冲破了，好多處，簡直沒有一個客人，難得這兩天欽差大臣到了，行轅暫駐在本鎮，所帶的隨從兵衆，全部駐紮在此處，這些官弁都分開來，住在各家客寓裏，所有各圩報災的鄉紳，也到鎮上呈報災情，所以這兩天生意頓時興旺起來了。」齊紈又問道：「欽差大臣的行轅是在什麼地方呢？」店小二道：「在東街頭王家花園，齊紈又問道：「王家花園是本鎮公產嗎？」店小二搖頭道：「不是公產，是本地王三太爺的，三太爺乃是齊魯



一帶有名的人物，財產很多，在鎮上是一位爲首人紳士，不但本鎮的事情歸他管，便是三圩一帶的鄉紳也沒有那個不聽他的命令呢。聽說他還和這位欽差大臣的二爺子李七爺是拜把的弟兄，所以欽差大臣的行轅就駐在他家家花園呢。齊紈聽了更不再問，便和齊環約略揩了一把臉，喝了兩杯茶，去到街頭上逛了一回，瞥見一個牆壁上貼了一張河口司的佈告，上面寫着道：

照得江湖買技，殊屬有碍治安，一時敲鑼擊鼓，號召人衆聚場，觀者費時失業，人心風化攸關，用特佈告禁止，如違嚴辦不寬。

她倆看了卽時發楞，暗急道：江湖賣解，如何也要禁止，我倆除了這一道，又有什麼別樣法子，好借着掩飾行跡呢？正在發楞的當兒，忽然有兩個一長一矮的人，並肩的從西邊走過來，她倆急忙迎上前，向那兩人問道：請問老兄，此地爲什麼要禁止賣解呢？那兩個見問，便向齊紈齊環兩人打了一眼，笑道：你這兩位姑娘是初到此

地的麼，看你倆這種樣子，好像要在此地做一趟生意嗎，實不相瞞，我們這裏在上月半邊的晨光，來了一班穿珠婆，在這裏獻技，爲着一點點小事，竟打傷了幾個人，河口司官非常震怒，立刻下了飛籤去捉拿兇手，誰知那一班闖禍的兇手，早已逃走了，河口司大爲動怒，便出示禁止江湖上賣解的，在這裏獻技了，齊紈齊環聽了，故意歎了一口氣道，照二位說來，合該我等穢氣了，我等路過貴處，原想在貴處告幫，借一點盤費，不期遇着這樣的不幸事故，真是出人意外咧，那兩人聽了齊紈齊環二人失望的神氣，齊向她倆打量一下，笑道，不難，不難，你倆要想在這裏做生意，去拜一拜靠山就行了，欲知這兩人所說的靠山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拜靠山將計就計

會夥伴說仇報仇

且說齊紈齊環聽那兩個人叫她去拜靠山，便問道，請問二位老兄，這位靠山究竟

是什麼人呢，那兩人把大指拇一伸說道，這位靠山的確是很有勢力的人物，只要求他答應了，不說當地司官不爲違抗，便是欽差大臣，也相信他的話呢，因爲他和欽差大臣的二爺子李七是老把，李七又是欽差大臣最相信不過的人，所以這次河口司特爲欽差備辦的公館，欽差大臣還不住，定要住在這位靠山的花園裏，你看這是多麼有面子的事情啦，說了，又把大指拇蹺了一蹺，齊紈齊環聽了，知道就是店小二所說的王三太爺，暗想道，不料這箇果然有這大的勢力，我何不就着這個機會，去拜望這箇，好去接近那仇賊，伺隙行事，豈不好嗎，想了，便對那兩人道，兩位老兄所說的靠山，可是那位王三太爺呢，這是我倆久慕大名的，因爲無人引荐，不能拜望他老人家呢，那兩人見齊氏姊妹二人，曉得王三太爺的名氣，便拍拍胸膛道，你倆既然知道三太爺的威名，要想拜望他老人家，到也不難，我們二人可以帶你倆去拜見，齊紈齊環聽了，忙又問道，承蒙二位老兄高抬貴手，但未識尊姓大

名，與三太爺是什麼關係，那個短漢便說道：「我名張馬六，又指着長漢的道：「他是三太爺的管莊名，叫錢興開，每天都要到那裏會他老人家的，你倆既要拜望，可以跟我們兩人走罷。」齊紈齊環聽了，便故意恭維道：「原來張大哥與錢大哥都是三太爺的親信人，只怪我們愚姊妹，有眼無珠，不去拜望二位呢。既蒙厚意，我倆只須拜煩大駕了。」說着，便跟着他二人後面走去，不一會來到一個大花園，門口站了四個水晶頂子的武弁，掛了腰刀，十分威武。張錢兩個走近跟前，便向那四個武弁打招呼道：「爺們請了。」又指着齊紈齊環二人向他道：「她們是來見三太爺的。」那四個武弁略點了一點頭，表示答應的樣子。張錢二人便引着齊紈齊環一路向裏走着，經過幾道月門，都有守衛的武弁，最後的一道岡位，有兩個武弁打了她倆幾眼，讓她倆走過去的當兒，嘴裏咕嚕着道：「媽的，生意經又上門了。」齊紈齊環聽了，明知是在說她倆的，但此時只裝做沒聽見的樣子，跟着張錢二人，轉灣抹角的穿走花徑，一路

經過幾座亭院，最後來到一個花廳上，只見兩個人並肩坐在桌上，一個是亞字面孔，紫黑的肉色，穿着藍綢的開叉袍，馬蹄袖，一個丁字形的面孔，黃醋似的肉色，穿着一件大花紫甯綢長袍，黑緞背搭，架着一副黑黛瑁墨晶眼鏡，恰像一個猴子頭，笑嘻嘻的右手舉着杯，正向那個亞字面孔的勸飲，傍邊坐了四個紳士打扮的人物，在那裏作陪的樣子，張錢二人走到階前打了一個千兒道，小的參見兩位太爺，說了，走到桌子傍邊，垂手侍立，只見那個丁字面孔的人，把杯子放在桌上，沈着臉問道，我叫你倆代七爺辦的事怎樣了，錢興開道，咱和張馬六奉了太爺之命，在鎮上訪了多天，雖有些三圩逃難的經過，無奈那些娘兒們多是鳩形鵠面，雖有幾個比較稍好的，總覺得十分襤褸的樣子，深恐帶進來，返使七太爺穢眼，所以不敢冒失帶來，只好再訪一兩日，看看可有好的，再取來與七老爺賞鑑，不料今天在街上到遇到兩個朵兒，她說是路過此處的，因為阻了風，想此地告幫找一點水子，那知

竟碰着壁子，要想來參一參靠山，給她倆抬一抬手兒，小的看他盤子還不錯，所以帶她倆進來，好讓七太爺幫式幫式，說了便向着齊紈齊環兩人一指道，就是她倆，只見那個丁字面孔的伸着頸子向階下望了一望，掉頭朝那個亞字面孔的笑道，你看這兩個盤子，還可以麼，那個亞字面孔笑迷迷的道，的確不可多得哩，那個丁字面孔的，知道他很中意，忙向張錢二人道，你去叫那兩個女子上來，張錢二人答應了，忙走下來，對齊紈齊環道，三太爺叫你倆上去，有話問哩，齊紈齊環見了他們這副神氣，心中早已料着七八分了，於今見張錢二人下來喚她，便毫不遲疑的跟着他二人，來到廳上桌子跟前，張錢二人指着上座左首的那個丁字面孔人，對她兩人道，這就是三太爺，又指着右首的亞字面孔人，繼續對她道，這是七太爺，齊紈齊環向上座二人略福了一福道，小女子叩見二位太爺，說了，齊把頭低了下來，王三忙把頸子伸長了仔細向她二人端詳了一回，方才問道，我聽到張錢二人說，你

倆要在此地獻技，因爲地方官張了告示，禁止賣解的，你倆託他二人前來投奔我，是不是這樣的，你倆是由那裏來的，到什麼地方去，叫什麼名字，是何處人氏呢，齊紈忙向王三欠身說道，小女章月瑤，和我妹妹月華由蕭山往天津趕會路經貴鎮，意欲在此處做一趟生意，幫助幾文盤費，不料地方官出示禁止，聽得三爺乃是本鎮的大紳士，爲人慷慨，三圩一帶的事情，都歸你老人家照管，齊魯一帶的人沒有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呢，王三聽了齊紈這樣的恭維一套，不禁喜逐顏開，笑嘻嘻的對齊紈道，你倆能得投奔到我這裏來，也是你倆的造化，不過我要問你，你方才說要到天津趕會，難道沒有班子嗎，齊紈道，我倆本是跟着蔡家班的，因在蕭山獻技，連日遇了雨，不能設場子，大家都住在蕭山客寓裏，欠了飯賬，不能動身，所以先叫我兩人到貴鎮來做一趟生意，撈幾串錢去開銷飯賬，然後再同往天津去的，王三又問道，你們一班共有多少人，在蕭山住了幾天，欠下多少飯賬呢，齊紈答道，

我們蔡家班共有十來個人，在蕭山住了七八天，只做了兩天生意，共總不到十幾串錢，所以才欠下飯賬來，本來只要再做一天生意，便可開銷動身，無奈那個客寓裏的老板，小氣不過，看見連日下了幾天雨，我們沒有半文進賬，他恐怕我們飯賬太多了，一時付不出，便每天向我們催討，我們班頭看見蕭山的人氏太壞，不願意再向那裏人告幫，所以叫我倆來到本鎮。做一趨生意回去，不料又遇着地方官禁止賣解，這真是不幸的事情哪，王三聽齊執說的情態畢真，便毫不疑惑的向她說道，照你這樣說來，事情很小，不必定要在這處賣解，我可以替你想點別個法子，就行了，現在你倆住在什麼地方，暫行先回去，我再叫張錢二人，向你倆接洽好了，說了，掉頭向李七笑問道，是不是這樣辦法，李七笑着把手向王三肩上一拍道，你辦事總不會錯的呀，齊執齊環聽了，知道他們的用意，因將計就計的欠身向王三道謝道，小女遵命，說了便仍隨着張錢二人由原路走出來，行到一座亭子橋上，看見



對院有一排亞字樓窗，向南開着，下面半段被短牆遮隔，認不出是樓是廳，忙問張錢二人道：請問對院那排樓窗是什麼地方？錢興開道：此是西院的玩月樓，有複道通東院的吟風閣，向來是三太爺和五太太住的，只因欽差大臣要在此處打行轅，三太爺便和五太太搬到南院芙蓉廳住去，將此樓讓給欽差大臣，吟風閣讓給李七爺住下，現在欽差大臣到三圩查災去了，此樓還是空着哩。齊紈齊環聽了暗喜道：不相此賊到還喜歡靜雅，一個人住在這座大屋裏，料他的胆量也很不小，一面想着，一面又問道：欽差大臣幾時到三圩去的？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錢興開道：前天去的，今晚恐怕要回來呢。齊紈齊環聽了，點了頭便不再問。張錢二人將她倆送到花園門口，對她兩人道：此去朝西走，便是到三元棧的去路，我們還要到裏面有事，不送二位姑娘了，說着齊紈齊環見張錢二人仍到裏面去了，知道他們要討了王三的命令，才到三元棧與自己說話的，於是她倆便沿着花園圍

牆環察一周，將西院的路徑記在心中，正要走回原路，忽聽後面有人叫道，齊家姊姊，你倆把我們找辛苦了，齊紈齊環聽到有人喊他名字，不禁大吃一驚，回頭看時，原來不是別個，却是薛月瑤徐星鳳俞彩雲三人，忙道，你們三位，何以到此，月瑤便將蕭四到平江尋仇，以至他們到牛塘橋于家訪問，一路尋找而來的情形告訴了，齊紈道，爲何俞老英雄和大家還未到呢，月瑤道，他們在後面跟着的，一刻就要到了，正說着，星鳳拉着齊紈，用手向對面遙指着道，他們不是來了嗎，大家定睛看時，只見俞朔兒李如淵，周飛倪培元四個人，搖搖擺擺的大踏步走來，齊紈齊環月瑤等忙迎上去，大家見了面，各道經過情形，非常驚喜，周飛便問齊紈齊環道，你二人爲何要到此處行刺，齊紈忙搖手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我們仍由來道回去，找個僻靜地方，商量商量，大家會意，便一齊順着來道前走，又由右手小路岔到一座小土山上，三面都是水，只有一條路通大道，原來這座土山，本是小清河圩裏的一座

孤山於今小清河破了，三面白水汪汪，村落全行淹沒，人民逃光了，所以只座孤山，並無一人來到，齊紈，齊環，月塔，星鳳，彩雲，朔兒，周飛，培元，如淵等，一齊圍坐下了，好像開一個臨時會議的樣子，大家靜聽齊紈，齊環，二人的報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白花銀買來假意 美人計探悉真情

却說周飛，朔兒，如淵，培元，月塔，星鳳，彩雲，齊紈，齊環等來到孤山上，大家圍坐了，周飛便問齊紈，齊環道：你兩人爲何要刺傅欽，差齊紈，便把莊廷鉞，纂修明史，借用她父親名字列入參閱，被傅臘臘冤殺全家，遭害之事，詳細的向大家說了，大家到現在才知道她姊妹二人是吳江名士的後裔，月塔道：這獍狐假虎威，株連無辜，實在兇惡已極，怪不得齊家姊妹，恨入切骨，就是我們聽了這些話，也覺得怒氣填膺，不

但這衛的防衛森嚴，我們總要想一個慎密方法，才能下手呢。齊執道：我已探悉此賊的住所，是在王家花園西院玩月樓，今晚我們姊妹二人，將去行刺，請大家在後方接應便了。朔兒忙搖手道：照這樣辦去，恐怕不妥。第一，你說那賊到三圩去了，今晚回了沒有，不得而知；第二，那賊的面貌尚未認識，萬一弄錯了，於事無濟，如淵忙點頭道：老英雄所見極是，我看還是齊家姊妹先回三元棧，等候張錢二人來和你說話的時候，你可順便探聽那賊回來沒有，或詢問那賊的面貌如何，再去行事。我們在後方接應，大家看是如何。周飛朔兒培元月塔星鳳彩雲等齊道：我們就在這座孤山上，暫等半天，待齊家姊妹回客寓去，探聽實了，再送信與我們，於是齊執齊環二人得離了大眾，回到三元棧來，不一會張馬六錢興開兩個也來了，走進了房，便向齊執齊環二人恭喜道：你兩位姑娘的運氣實在真好，我們三太爺看見你倆生得很不錯，給你倆想了一個法子，並不要賣解告幫，馬上就有二百兩銀子到手。

齊執齊環聽到這裏，明知不是好事，却故意驚異的問道，二位老兄這是說的什麼話，天下那有這種憑空財氣呀，張馬六道，姑娘，你難道不知我們三太爺和欽差大臣的二爺李七太爺是老把嗎，因為七太爺到了這裏來，沿途很受些辛苦，非常煩悶，我們三太爺要想替他找兩個美貌女子陪伴他，把這件差事交給我們兩個人，連日到也找了幾個年輕女子進去，那知七太爺一個都看不中，方才見了你兩位姑娘，他到非常中意，因此，我們三太爺便叫我來問問你們，如果要肯進去陪伴七太爺，他情願先送你倆二百兩銀子，論不定要是七太爺高了興，要娶兩位姑娘時，然後再講聘金，我想你倆幫襯蔡家幫裏走江湖趕會集，一輩子也撈不到大油水，於今難得有這個機會，要是給七太爺把結上了，能夠收做姨太太，後半生便享不盡富貴快樂，便是老太爺不願意帶你兩人走，他也要送你倆一大筆銀錢回去過些安樂日子，豈不比跑碼頭拋頭露面的強得多麼，齊執聽他說了暗想這慚原來

要想在我倆身上撈點財氣，所以才這樣來說一大套，到不如暫且騙騙他，順便探問那個仇賊回來沒有，究竟這一班人之中有沒有好手，以免行事的當兒，發生意外，想定了，便向馬六道，張大哥，你所說的話，實在是照應我們姊妹二個的，但我倆雖是走江湖的女子，並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七太爺雖然是一位貴人，看得起我倆，我倆也不能輕口允許的，因為我們姊妹兩個，是與蔡家幫老板訂了常年合同的，不能中途解約，我倆雖然情愿，也須要與蔡家班老板說明了，才合道理，不過這個條件，也很容易解決，因為蔡家班老板僱用我倆，是為的要我兩助幫他賺錢，於今要做這樁事，首先要和蔡家班老板解約，賠償他的損失，雖然暫行告假，也要和他說明了，或給他些銀錢，他才能答應，只要我倆情願，把事情說好了，再去，至於談到娶我倆的話，我倆還有父母在堂，不能不稟告一聲，我想他兩位老的，聽說攀上了高親戚，諒來無此不答應的，但事雖如此，總得你老兄先在三大爺跟前，把我倆

的意思告知，好使他老人家轉達七太爺，商量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才行呢。錢興開聽了齊執和馬六扭扭捏捏的說了好半天，不覺好笑道：我以為什麼難做的事情呢，說了半天，原來就是這一點小問題嗎，很容易辦的，我們只要把你倆問答應了，其餘的事情，都不成問題，我們三太爺最是個豪爽慷慨的人，我們臨來的時候，他便先交與我們二百兩銀子，並囑咐我兩人，說是你倆如不夠使用，只要把一人回去再討，他沒有不照發的，我想你倆先把這二百兩銀子着一個人送到蕭山去，把這事與蔡家班老班說明了，萬一他那裏還嫌不夠的話，叫他們到這裏來，和我倆商量好了，這點小小的主權，我倆大概總能做得呢，至於你兩位姑娘的尊堂大人，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可要我們去請來，還得要你倆打算一下呢。齊執聽了故意的沈思一回，方說道：這個辦法也好，不過只要將蔡老板那邊說妥了，我的父親的意思我倆是知道的，不過就是將來的生活問題，張錢二人聽了，同聲說道：那是

當然的事情，你的父母既是靠你兩人，幫工養活他們，於今辭退了蔡家班，去陪伴七太爺，難道七太爺還教他二位老人家受餓嗎？說了齊紈拍胸膛道：全都包在我們兩人身上，錢開興一面說，一面在腰兜中掏出一個布袋，打開了，裏面現出來二十錠銀子，每錠足有十兩重，點交與齊紈道：這裏是十足紋銀二百兩，你且收下了，我們等兩日再來討回信呢，說了兩個人，轉身又與店老板打了一個耳吃，店老板點了一點頭道：這裏住的全是七太爺手下的人，還怕她倆飛走了不成嗎？張錢二人同店老板說完了話，正待要走，齊紈齊環同聲喊道：請二位老兄慢些再走，我倆還有話要請教呢，張錢二人便停住了，忙問何事，齊紈道：事情雖是如此做去，萬一欽差大臣回來時，有人傳入他的耳中，豈不連累七太爺受責嗎？錢心開道：七太爺是欽差大臣的心腹之人，欽差大臣有四位保鑣，第一就算七太爺是他最信任的人，便是知道了，決不致責備的，齊紈故意疑問道：欽差大臣祇有四位鑣手嗎？錢興



開道，保鏢的雖祇有四位，但他這四個人的武藝，要抵千軍萬馬的力量呢，齊環搖著頭道，我不相信，無論如何，四個人只有八隻手，最多也不過使用八件傢伙，却如何能抵千軍萬馬呢？錢興開撲嗤笑道，你們跟着蔡家班走江湖弄慣了，所知道的祇有使幾手花槍花刀，給外行看看熱鬧，那裏曉得各家的功夫呢？我現在將這四個鏢手的本領，說給你聽聽吧，第一是泰山石臂李七太爺，他是崑崙派的好手，鍊的是鉄布衫功夫，他和人交鬪起來，如果逢了敵手，不能取勝，他便運起氣來，把左手朝上一格，不論對方的傢伙如何鋒利或勇猛，不但休想傷着他毫毛，反將他的傢伙被震到十來丈遠，只落得兩手空空，這時候他便使用全身氣力，手起刀落，便把對方砍了，第二是翻天鷗子董武，他是蒙山非非僧的師弟，有一身輕軟功夫，他和人廝殺萬一遇着對方是個硬生，他便騰身到空中，拿起千斤鉄錘從上面打落下來，便把對方打得腦漿併裂，嗚呼哀哉，第三是獨眼蛇吳勝，他是千佛山王真人

的徒弟，身材滑溜，他和對方交手，正殺得十分起勁的當兒，忽然賣一個破綻，使對方舉起傢伙來打他的時候，他便轉身到了對方的後面，對方的傢伙打了個空虛，便失去重心，他便趁勢把對方打翻了。第四是地下鑽王矮子，連頭帶脚，不上三尺，使一對雷公錘，他和人廝殺起來，如果對方比他的武藝好，他便鑽入對方的胯下，掉轉身子舉起雷公錘，猛力從背後打來，便把對方打得口噴鮮血，死於地下。此外還有八方神參將莫壽年，帶了兩營兵衆，沿途保護欽差大臣，這位莫參將聽說能擺迷路陣，從前和吳三桂手下猛將馬寶作戰的時候，他的官職很小，帶領百來個兵丁，那能敵得過馬寶呢？當馬寶衝過來的時候，逢人便砍，他便將百來個兵士散佈開來，擺開陣勢，馬寶衝到東邊，只聽得西邊有喊殺之聲，趕到西邊，又聞南邊有喊殺之聲，再趕到南邊，又聞北邊有喊殺之聲，直把過馬寶東奔西撞，南往北來，弄得頭昏腦暈，霎時迷失道路，走入官兵大隊陣中，給官兵圍了三日三夜，任憑馬寶

有多少勇猛，也難逃飢渴二字，由此殺一陣敗一陣，直敗到五華山，被官兵擒住，馬寶雖不是他捉到的，但非他起首擺了迷路陣，馬寶決不致衝入官兵的隊裏，被官兵擒獲，所以朝廷論功行賞，便把他的官職，步步的高升起來，我說這五個人的本領，要抵到千軍萬馬，並不是憑空說虛話，齊紈聽了，故意把舌頭一伸道，啊呀呀，這五個人果真是本領不小呀，我也知道七太爺是很有勢力的人，我不過故意的問問，現在叫我的妹妹先把銀子帶回蕭山，叫蔡家班來此做一個中證，你看這事要得嗎，錢興開道，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本當凡事都該雙方有證人，才能平允呢，就這樣辦罷，我們要去回復三太爺呢，說了他兩個便走出門去，齊環見張錢二人去後，便對齊環道，這慚很是小氣，深恐我兩拿了銀子逃走了似的，同店老板吱吱咕咕說了一大套，似乎叫他監視我倆行動的樣子，現在我便在此處等候着，你快把銀子拿到小土山去走一遭，將詳細情形告訴他們，以便想一個最妥善方法，來對付

他們，李環答應了，便將銀子放在腰間，大踏步走出店門出了街口，便使出陸地飛行法，不一刻來到小土山，見了大眾，把李七五個人的情形向大家說了，於是大家討論了會，便商妥一種辦法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10019